



额，漫长。

三月

2023 年 3 月
的第一天，我决定
写一首诗。
这是一首诗的开头
接下来我想写：
和其他时候一样
这是无聊的日子。
每一个无聊的日子里
都要写诗
用写诗对抗
那些无聊
用写诗对抗
那些无可奈何
用写诗对抗那些
无可
救药的人们
用写诗
保持绝望

灯光。

灯光是被电点燃的。
起初，上帝说...
然后就有了灯
然后灯光
沿着墙壁下来
动作非常之快
灯光就这样
布满了
整个房间
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
过于拥挤的
房间
这时还有这么多的灯光
很明亮
我们可以看清房间的
构造
内部的
很多装置

它们都有用
没用
也有用
这个时候我们
来到
窗边（没有窗户的房间会太闷）
我们看到那里
有一个人
这会儿，他想去外面走走

**怎么这么多之
怎么这么多人怎么这么多
地方怎么这么多
的事。**

旷野。
很久没有见过 旷野。
其实我可能根本就没见过 旷野。
但我脑海里有 关于旷野的 印象。
这可能绝对是我见过旷野的 照片或者
有谁给我说过。
一个逃离城市，去往旷野 的人
他逃去哪里
都逃不到
旷野。

n 岔口

现在我面临着选择：
出门前，我妈闭上我的眼
说你一直往前走就好了
然后我就稀里糊涂地走到了
这里。
现在我睁开眼了
准确的说我现在是
走在一条路上
但这条路也确实
有点太过于
宽广
所以更准确的说
我是站在一片旷野
或者一个 n 岔口上

周围连树都没有
现假设如下几种情况
当 $n=4$ 时，
我面前的就是北了
然后顺时针依次是东、南、西
然后再回到北
我是必然不可以往回走的
而且即使我现在掉头往回走
我也绝不可能原路返回
要知道前面我可是一直在闭着眼走的
谁知道这是个什么鬼地方
所以现在，擦亮眼睛
再重新看一看
如果 $n=5$
考虑的范围再大一点
我还可以有一个向上的方向
但我不能飞，而且我说了
这周围连树都他妈没有！
（也可以向下，但我挖地不太行）
所以 $n=5$ 时，假设是不成立的
 n 当然还可以更多，多到无穷
但考虑更多情况只会让我更头疼
所以我决定就这么走
就这么走吧
因为这么一会儿我已经搞不清
刚才的方向了
然后这首诗
就先在这里结束了，拜

吴江死于何方

吾现在生活在这个地方
吾以后大概率要离开这个地方
吾现在生存于这个星球
不代表吾就无法
生存于别的星球
吾终究是要走的
时间上吾已经走了
从诗句的行进来说
吾也已经来到了
下一行。
吾终将一死，那么
吾将死于何方呢？

我们即将度过

我们即将度过
漫漫长夜
以及
包含了无数个
漫漫长夜的
漫长的
人生

拿着一根鸭脖思索他的命运，男

穿橘色衣服
从一棵
接着一棵干枯的树下
走过
低着头
始终处于
人群的侧面。
然后在入口处，拐弯
走到冰面上
滑了一下冰

身影灯

身影灯在走廊深处
我们从楼梯
一直走上来
我们看到
走廊深处的黑暗
然后我们走过去
身影灯在我们身后
一盏一盏地
亮了起来

论写作，兄弟们

人一旦开始了写作，是不容易停下来的
因为他总会有想法不断冒出来

而他刚好在写，碰巧在写
所以他就写下去
一行接一行地
写下去
他就是一个狂热的写作者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都有一个狂热的
写作者在写作

孤独。

一个写作者需要孤独
难以忍受的
孤独
一个写作者需要忍受难以忍受
的孤独
一个写作者需要度过
这些孤独
一个写作者只能以他一个人
面对这些孤独
面对这些
孤独的时刻
然后一个写作者
他会回到
朋友们中间去
而即使在朋友们中间
一个写作者
也不能忘记
他的孤独

房顶！房顶！

有一个人从房顶上走过去
他走到房顶的
尽头
往下面看了看
然后又走回来
再走过去
就这样走了一个下午
每次他都要看一看房顶的
下面
他在房顶上

并没有移动房顶上的
任何物体
除了他自己
房顶的下面也没有汽车
和马路
只是一片树叶
和另一片
没什么差别的
树叶。

从前，有一个人

他死了。
衰亡是一切物质运动的
必然结果。
我们也无法穿越时间
回到他和我们
在一起的那时候
他不是死于时间啊
他只是在移动
离我们越来越
远了
但是他曾
移动过的那部分
将永远与我们同在

盒子

在路上我捡到一个 盒子
盒子 和它的内部结构
正方形盒 说实话，这
子。我没有 个盒子能不能
打开 打开
这个盒子 还不一定呢
因为这个动作 它的颜色，是
肯定会改变 红色的（很他妈鲜艳。）

写作人

一个人在教室里走
一个人在林荫路上走着

一个人在公交车的遮挡下
在甘南路走着
很快公交车开过去了
一个人在东方红广场跺了跺脚
一个人走向国芳百盛
穿过地下隧道
从人来人往的夜市上穿行
这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say to 爱神

如果没有爱
我宁愿去死
可这样死说到底
没有任何意义
悲剧是神圣的
悲剧给人启迪
悲剧里蕴含着
非常
深刻的道理
尤其是爱情的悲剧
所以，请给我一个女朋友
让我为她去死

和安妮特共进午餐

安妮特，她的眼睛很漂亮
尤其是当她谈论起
未来
未来的生活的时候

有时也很
黯淡。
她端着
一个盘子
从人群中间走过
把盘子放在
餐桌上

她拿起餐桌上的杯子
喝了一口咖啡
然后她的嘴唇

又开始扇动
闪烁
闪烁
其实我很想开口的
我很想开口
谈一谈
谈一谈我们的爱情

白纸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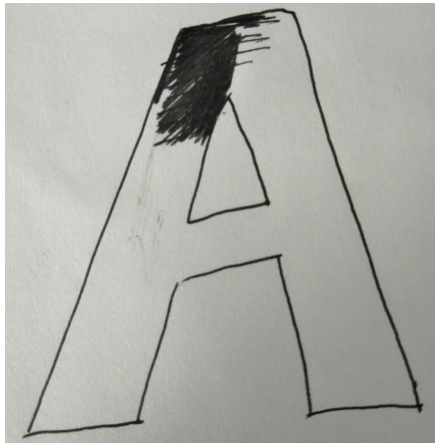
这是一张白纸
我要在这张白纸上
写诗
多么白，多么好
的一张 A4 纸啊
从小我见过最多的
白纸的尺寸
就是 A4 纸
当然我也在上面写了很多话
包括这些
其实这些话
早就已经存在了
在我
写下它们之前
因为 A4 纸已经存在了
或者说
因为
我是一个诗人
我每天都在想着
关于写诗的事
所以 A4 纸上一定会出现点什么
不管是手写的
还是印刷的
即使无人问津
也会有时间的痕迹
一张 A4 纸总是
会被写的
因为 A4 纸总在那儿

白纸 2

我写下的我不更改

错别字留在
写下错别字的地方
错别字多么幸运
在浩如烟海的
整齐、美观的
方块字中
错别字是少数派

白纸 3



白纸 4

白纸上写着一个 A
A 很大（设定 A 自己
也知道 A 很大）
但 A 不会说
同时 A 也不包含
A 很大这个信息
A 处于白纸
偏上方的位置
如果只有 A
只是 A
白纸
只被 A 标记过
那么 A
说明的是一张白纸
或者 A 表明了
白纸的内容
但 A
并不包含
白纸的白

白纸的大小
以及
白纸是方的
白纸上
有 A
但也有其他文字
是
一些诗
而 A 是很大的
我准备把 A
涂成黑色
黑色的 A
但才涂了一半我的笔就没水了
事先
我知道
我的笔即将没水
但我还是涂了
涂的时候我预感到
我的笔不足以支撑我
涂完这个 A
在中途
它将停下
而且
再也出不了水了
因为它没水了
但我就这么涂了
然后没涂完
然后 A
然后 A 还在那里
我试图涂黑的地方
显得 A 很脏

白纸 5

上帝说：
要有光
于是就有了光
上帝可以是任何一个人
只要 ta
在我们之前
而我说：要有白纸
不一定会
出现白纸

因为白纸不在我的手边
但是白纸存在
白纸一定在某处
存在着
它存在于那里的原因
是因为有人
把它放在那里
或者是风
风吹过
把它
吹到那里
总之不可能是它自己
它自己说：要有白纸
这不科学
但是一张白纸等待着
至少
它在
即使宇宙毁灭
它也在
一张白纸义不容辞
只要它在过
它就一直在
它在
等待
等待我说出
那个指令
于是白纸它
存在于那里的
原因
就变成我说
要有
白纸
白纸出现吧
在每一个
宇宙的角落里
白纸为我而存在

白纸 6（祈祷词）

人来到这个世界是不需要勇气的，阿门，阿弥陀佛。
而人需要勇气去面对这个世界，阿门，阿弥陀佛。
这个世界也并不冷酷，阿门，阿弥陀佛。
人生在世，只是为了移动物体，阿门，阿弥陀佛。

人到最后也无法改变世界的形状，阿门，阿弥陀佛。
世界的形状，是一张白纸，阿门，阿弥陀佛。
人活着就是要写点什么，在白纸上写点什么，阿门，阿弥陀佛。
这是错误的，阿门，阿弥陀佛。
然而人活着也并没有一个什么确定的目的，就像 n 岔口，阿门，阿弥陀佛。
而 n 也并不是由白纸的大小可以决定的，阿门，阿弥陀佛。
白纸的大小也不由人来决定，阿门，阿弥陀佛。
白纸的大小因为它自己而存在，因为它自己而产生了变化，阿门，阿弥陀佛。
而白纸的自己是什么我们并不能够窥见，阿门，阿弥陀佛。
白纸时刻面临着人类的无知，人类用无知来审视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事物，阿门，阿弥陀佛。
而人面对着这个世界，如同白纸，被人自己书写着，阿门，阿弥陀佛。
准确来说是被玷污了，阿门，阿弥陀佛。
准确来说就是熵，阿门，阿弥陀佛。
人处在熵增之中，而万物不变，阿门，阿弥陀佛。
人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是需要勇气的，阿门，阿弥陀佛。
而刚好我们有，阿门，阿弥陀佛。

白纸 7

一张白纸不会瑟瑟发抖
一张白纸不会瑟瑟发抖
一张白纸不会瑟瑟发抖
一张白纸不会瑟瑟发抖
一张白纸不会瑟瑟发抖
一张白纸不会瑟瑟发抖

隐秘诗

隐秘之诗
无法说出
它就在这
它等着你

她的照片

每当我打开我的手机
系统都会给我推送
壁纸，还有链接
我经常会看到一个女孩
每次看到我都想
她好可爱

2023 年 3 月 4 日晚 00: 32 分

我终于把她截屏

保存下来

我为何在此

在一株狗尾巴草的

筛管细胞中

在银河系

在地球

在兰州市

在西北师大附中的

实验楼里

在考试。

春光照在对面的玻璃上

我可以看清

对面的厨房里

靠墙放着

一袋

大米

春光反射得到处

都是

三个壶

在窗台上放着

三个

红色的

壶

中间那个颜色要深一些

我没有注意看

一辆

电动车

从我面前

经过

路过培黎

广场的时候
小孩子
茫然的
打电子鼓

春光里

你好，约翰逊小姐
明天下午
两点钟左右
如果你有时间
的话
请你来日我

扫地僧

当我在
扫地的时候
我就是个
扫地僧

论一个朋友对我们的影响

当我谈及某一个朋友对我的影响的时候，我并不是在谈论这个朋友本身。其实我更多的是在讲述 ta 的名字对我的影响。就比如我有时会突然呼唤 ta，不管 ta 在或不在，我看到 ta 了没有。我喊得非常大声，但并不是要 ta 回应我。事实上，当我呼唤 ta 的时候，有可能单纯只是为了抒情，或者当风吹过时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有时，比如我喊“杨艺博”的时候，我是在呼唤我嘴边正在逝去的声，以及那些已经脱口而出的，声，我在向“杨艺博”告别，而不是在寻找杨艺博本人。啊，我对声的伤感和留恋可能是我最大的弱点了，我时不时的，要向声，致敬。

然而这种情况有时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杨艺博”会替换我表达中的其他词语，有时甚至成了我唯一的表达。这种时候我就太杨艺博（学术名词，一种病）了，或者我杨了艺博，我杨艺博了杨艺博。杨艺博杨，艺博杨艺博杨艺，博杨艺博。杨艺博，杨艺博杨艺博杨艺博杨，艺博杨。艺博杨，艺博杨艺博，杨艺。博杨艺博。

啊——

当两本书并列
在一起的时候
这感觉，是美妙的
尤其两本书都不厚
开本也很小
拿在手上
很适合
随机的两本书
颜色也是随机的
有时很好看
总之不会难看
两本书在手上
或只是放在，桌子上
感觉就这么美妙
三本书也一样。

朋友们

我的朋友们很愤怒
尤其当他们一直待在
这间屋子里
屋子里什么也没变
而且屋子里还
这么多人
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
屋子里总是有
一股莫名奇妙
的臭味
但我的朋友们并不是
相互讨厌
只是他们得
换一个地方
所以朋友们走了
他们跳上汽车
去了
随便什么地方
我看着他们远去
然后转身走回到屋子里面
现在朋友们都走了
屋子里并不乱

死党

我好像
没用过这个词
诶
但这个词还
挺酷的
我有发小、好哥们
以及众多兄弟
但我没有死党
我幻想我的死党走过来告诉我
说，咱们走吧
我说好
但我们
并没有动

暴走族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见过。
下次查查看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啊，它们都已破碎
你正巧走过
说还能用
不就好了吗
曾经，你送我那么多.....

脱 1

一辆摩托从我耳边呼啸而过
有一辆摩托从我
耳边呼啸
而过。
我在等，追我的人
追上来。
真他妈像
电影里的情节。

脱 2

公路
是笔直的
只有在沙漠里
它才能
这么笔直
我走过 307 国道
沙漠里
没有公路。

脱 3

一只蜥蜴
和
一只蚂蚁
在找
一滴水
蜥蜴步伐大
蚂蚁步频快
蜥蜴行动
很慢
蚂蚁走
盲目。
蚂蚁不该这样盲
目的
但是我用鞋
挡住了它
所有
去路。

脱 4

今天我跟张
鑫涛讲说
有一个词
我曾经
特别喜欢
是个... 什么脱
虚脱？
依托？
马脱？

马脱
是什么鬼
这会儿
我想起来了
是欢脱啊，欢脱

脱 5

警察很累
警察的妻子说老公
你太
累了
警察也觉得自己
实在太累了
很苦逼
他现在都需要他的
儿子来体谅他的辛
苦了。
尤其是在沙漠里
警察这样想着
他这样走
很累
累成了一个傻逼

脱 6

马儿跑
骆驼跑
马蹄和驼铃
都很吵
骆驼也有蹄啊
但好像
不叫骆驼蹄
感觉很温暖

脱 7

啊！
好屌！！

脱 8

艾扎斯特去了一趟洗手间
人类怎么这么多
尿啊
艾扎斯特每次
都需要找地方
去尿。

脱 9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了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
行。

脱 10

那男人把手枪上膛放在我的裤裆里，让我别乱动，乱动就会擦枪，走火。我害怕极了。一直哆嗦个不停，男人也很不耐烦，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好像在等什么。走到房间没有门的破门口，在外面，跺了两下脚。然后又走回来。我的双手被铐住，坐在脏马桶上面。很脏。男人不时就走过来看我一下，我他妈很害怕。我他妈害怕极了！然后那男的终于，走了。我反应过来我被甩在这里了，我冲出，去跟着他的车跑，但他的车早就没影儿了。我的裆里还有枪，裤带紧极了，我跑得很别扭。谁也尽量都不想碰到那把枪，很坚硬，很冷，还很潮。一不小心射穿你的那两个蛋哎呦！潮我的汗。我跳一跳往前，往前，不穿越戈壁，马勒戈壁的。我感到失且不知哪里去唉唉——那把枪在我裤裆里，弹跃着。

脱 11

张子宣曾经给我讲过
沙丘的移动
他还描述了
这个移动
的速度
很快啊子宣
现在怎么样
什么时候出来坐一坐
喝一杯
咖啡

倒着走行为大师

对。

阿姨，等一下

我吃完了
方便面
泡面的汤也喝了
我的桶
被我放在我的窗台上。

给王启铭

想起你说
那有根香蕉
你吃不吃
想起我没要
我没要
那根
香蕉
现在，香蕉在哪里
11 点半了
我突然很想
吃那根
香蕉。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早春，我想起张员外
那是一年前
你出现在
我的诗里

寄信给阿危

阿危啊，好久不见你
吴美丽依然在

挣扎
你走的时候，你说
你会回来的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等啊
一直等
人生苦短
人生漫长
阿危没回来之前
生命就是自我消耗

爱

我依然爱你
在很多年以后
爱到你疑惑
难道我就这么死心
塌地？
我爱你
爱死了
爱一万年
爱枯骨

夸夸族

曾经的夸夸一族
你们
都哪儿去了
我现在很悲观
很沮丧
很
绝望
我很需要
被夸一下
我就是个
需要夸夸族
人

卫生巾

一个女同学
在我前面走着

她的口袋里
掉出了一片，卫生巾
我看到了
并且有所反应：
我继续往前走路过
了那片
卫生巾。
我不知道怎么把卫生巾捡起来
递给她
我不知道没有卫生巾
她怎么办

许瑞是一只鸡

一只即将
被杀
的鸡
许瑞想到一切
终将结束
只是早与晚的问题
在地球
孤独的星空下

一栋大楼

你见过一栋大楼孤零零的
在城市中吗？
一栋大楼那么高
周围建筑又很
低矮
住在里面的
那么多人
像是生活在
孤岛。
在窗户里
看到它的时候
我很想走到那栋大楼的下面
站一会儿

深入

A 在街上走，电线杆
A 注意唯一的
事物在春天中就是
春天土大的风景中一个
易拉罐瓶子
A 觉得很像他
A 陷入短暂共情因而
感叹了一句什么——
——类似电线杆啊或废儿瓷这样

街上很少行人
的这个点都在上班
那么 A 为什么，为什么 A 在
游荡呢（人类这个族不值得被解救。）
A 坐在理发店门口
理发店那种台阶
很滑，那种
A 的狗在类似这样地方摔过一跤
A 不准备理发
A 觉得理发师就是一个悲
催的职业因为他们总在，失败
而且又不断在弥补
一个理发师的生涯如 A 一般满是缺口
A 是一个失败者的典型
因此 A 也不打算理一个发
A 有 20 元，50 元和手机里 100
但 A 不打算理发
A 想 A 余生都不要理发算了
大不了 A 可以自己打理
A 进入与一个理发师的共情宣告失败
于是 A 起来，走到侧旁便利店购买了一瓶水
然后决定继续跑一会儿。
A 跑他的业务，他生活
A 其实一点也不。迷失，
A 走回到街上
A 就是一个漫游者

春光里 2

不想写那样的诗
那样空洞
的诗了
想表达爱。

一个妈，妈在商场奔波着

无所事事的日子里
我想起我的妈
我的妈此刻
正在商场里奔波
她好累
抱抱她。

我为何在此

高三的考场上
同学们奋笔疾书
我默念了一遍
《我为何在此》
那首诗
我为何
在此？

那个…

好的。

普通

我躺在床上
然后我起来
我去把窗帘拉上
窗帘
有个缝
我又把窗帘往一起拉了下
终于不漏光了
我回到床上
躺下。
窗帘
就通过它的针织痕迹
默默地
透出一点光

啊

哪个低级文明
还在用时间纪年
阅读图像并且
生产图像
觉得自己是神，在摆弄
而更高维度
注视这一切
不是诗也不是一道
数学题
是一个
人的孤独。

祝愿垃圾

每次扔垃圾的时候我都在想
它是可回收垃圾还是
不可回收垃圾
但我通常选择投进可回收里面
希望它还有用
也不知道，这对垃圾来说
是好事还是坏事

那个窦娥

我深信那些
过的不幸的人们
他们从未
消沉过
而且他们洞彻
那天，和窦娥小姐
我告诉她我这里
下雪了
她说不是春天
还下雪？
没冤，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说
所以很小
就是倒春寒
她说不对

有冤但没发誓
也下雪
只不过很小很小

墨水瓶

当你有了一个墨水瓶
你总会变得
比以前小心一点：
在拥挤的
桌面上
保证墨水瓶
处在靠里面的位置
或者把它放进桌仓
但要小心
取书包的时候
不要带到了
这都是拥有一个墨水瓶期间
你要注意的事情
当然，意外也
不可避免的
比如墨水瓶不小心被你
摔在了
地上
不幸的时候一切都无法挽回
懊悔，自责，还有
绝望
一只摔碎的墨水瓶再也不能复原
你只好收拾烂摊子，重新
再买一个
当然，只是被磕坏了一个角
也不是不可能的
惊吓过后
检查一下
嗯，无大碍，甚至
瓶身连裂缝都没有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照你原来的计划
出去溜达一圈了

听伊莲娜的话，不再想那有的没的

那天我对我的钢笔很恼火：
总是
漏墨。我这样拿纸擦着手上和钢笔上的墨水
（我这样拿着纸，擦着。）
的时候，伊莲娜走了过来
她抚摸着
我的头，轻声对我说
哎呀，不要伤心
对于一支钢笔来说
既然它可以写
那么它也可以不写
有时候你放着它在那里
几天几个月
也不曾动一下
那么，当它重又
被墨水充满
它的漏墨可能也是一种必然
一只墨水瓶可以说
（它完全可以理解你的苦衷）
那么你也应该
充分的
去理解它
现在，把痕迹擦干
继续完成你们的工作
——另外，她说
（她放低了声音，显然只对着我说了：
你去那边，把那个
粉红色的
盒子拿过来
给我），好吗？
我去那边，被一个凳子给绊了一下

问一首诗诗什么样，一首诗的回答

首先我纳闷
我什么
时候问了
然后它的回答
它回答
什么了
只不过就是
又一首诗
被习惯性的

写了
出来

然后我们陷入盲目自信

主要是我们坠落
也落不到哪里去
他说，我相信你，没问题的。我问为啥啊？
因为你，，，还有
，，，，，，，， 你知道吧
而且我相信你
我真的相信
所以你没问题的， 不要担心

• • • • •

其实我想说，咱们最好别把话说得那么满
不过反过来想，我们又飞得到哪儿去呢

来叙述一场雨吧

比如一个破折号
到一个句点的距离
其实不可逾越
就像你生活在
它们中间
巨大的 空白区域
人生有很短的
也有很长的
但都轮不到你
你太平凡了连
生命
的长度
都和别人没两样
就是平均数
还有遇到的人
发生的事
大差不差
一个标准样本而已
但世事依然
难料

你也没多少时间
再去想了
就像是一场雨将下
未下前
哪有时间考虑
人间的
情况

我不是来找罪受的

天啊
地啊
怎么那么平
怎么
那么广
总之都
一眼
望不到边

排队爱

商店里
人特别多
排队曲折
下课 20 分钟
到这里，还有十分钟
回去要五分钟
时间紧。
在我旁边
一个
穿白衣服女生
一直看手表
我们一起浪费这段时间

今日无诗

今天很累又
做了很多事
好像没精力写
今天的
诗了

但是习惯性的
看向窗外
想起
一个朋友，他曾说
有时看着
万家灯火
心里会莫名感动

想象中的场景

有很多。
切实际。
但想了
等于没想

此诗献给王子嘉

星期二下午
隔了一个座位
看着他
吸喜之郎果冻

看着他吸完。

见过沧桑狗

生来沧桑。
只是很正常的
像一只狗
趴在那里
就很沧桑。
也没有
流浪的经历
主人是个好人
为什么
这么沧桑
不为什么
沧桑狗生来沧桑

混乱分子

那天发生在咖啡馆的事件如下：

一开始

我们只是在等人

但这不是引发争吵的原因

我们甚至没提到那个迟到的人

怎么回事呢

有个哥们担心

有人会

来教育我们

为什么有人会来教育我们？

于是我们揍了他

但他不是好揍的

而且还有兄弟站他那边

所以我们分成

两伙人

后来又集中在打

另一个人

甚至也打了我

最开始那个哥们

站他那边的人特别多

所以他很狂

我们又揍他很狂

他兄弟们

也揍他很狂

他觉得他兄弟们很狂

所以他一边打我们一边

教育他兄弟们

他确实不是好揍的

我们说出去打

没人出去打

我们还打了咖啡馆里的客人

还掀了咖啡馆的桌子

还砸坏了咖啡机（准确说是在人头上砸坏的）

反正我们混战一团

然后迟到的人来了

我们发现了她

我们注视着他，停手了

迟到的人就像我们的神

我注视着你

一路上，我都注视着你
不管你走到哪里
我都注视着你
如果你不回头
那你就不会发现
我正注视着你
我并没打算对你做什么
但尽管你消失了
我也会
注视着你的
但你不会消失
随便你在哪里
哪怕是在以前
我永远注视着你

王子嘉的存在

现描写王子嘉的存在：
不对，修改一下——
现描述王子嘉的
存在：
王子嘉的存在
首先由于王子嘉反射了光
而被我们知晓
如果看不到
我们会撞上去
我们不知道那是一个人
还是一棵树
所以，强调一下
王子嘉的衣服反射了黑色的光所以是黑色的
王子嘉的存在
就在黑色衣服
的包裹中
王子嘉在人群中
吸着他的果冻
这并不表达他的意图
只是说，他正在做
吸果冻这件事
王子嘉的存在还在于
我看他时
他没有看我
王子嘉也不在某一个人的怀中

王子嘉的一生

王子嘉出生了
然后王子嘉死了
在王子嘉出生到死的这段时间里
我们做过朋友
现在，王子嘉在我的旁边
我们刚吃薯片

请点我诗穴

每天都在进入
不同的房间
很多事情是长久以来
的习惯了
或被迫接受
但每次当我坐在
一个什么地方
并得待那么一会儿
的时候
我还是感到无聊

鸟在叫

鸟在叫
叫得很大声
鸟一直叫
一直叫
叫得人疑惑
鸟叫干嘛
然后鸟不叫了。

笔碰到一个东西的时刻

很动人啊
尤其当你
开始写作的时候
有时候不小心碰到衣服
或别人衣服
也是很 莫名其妙

看看墙上这么多字
做作也
真好啊

眼睛累

人累
没睡好觉
主要眼睛累
主要感到了眼睛累

老教师的一生

我们看到老教师的时候
老教师已经快退休了
往后的日子里
应该也像现在这样
平静 更多一点
而关于他的从前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
这么平静
就像他这个人
也许，我们可以问问
他会告诉我们

大家看手机都看些什么

很好奇
但不是你们在
看的时候
而是我，我自己
看手机的时候
会想到
你们在看
什么呢
我在刷视频
我讨厌刷视频

一首完整的诗

我以为我完成了这首诗
我以为这已经是一首
完整的诗了
但我没有
但它不是
难道我在做梦
梦里确实写了
但我一点不记得

悲观

阿歪，当我们说起枪
你说可以用它来
干掉
那些臭傻逼
但我想一切只会更糟
因为要考虑
的还很多：
这把枪随时可能会走火
即使一个老手
再熟悉这把枪
的人
它也会走火，那么
站在我旁边的你
被打中了 怎么办
就在我把枪递给你的时候它射中了你的膝盖
或者你的下巴
而假设这些不会发生
当我面对敌人
的时候
我也无法对他开枪
我怎么能对他开枪呢
这让我
绝望。
也许，就把它放在那里
以备不时之需
——我自杀那天
（用哪只手来自杀呢？）
我想我无法保证这颗子弹穿过我头颅之后
的
去向
啊啊啊啊啊，怎么办
要不向大自然

借点什么吧
比如一只野兔
可我一定会把它的血和碎骨头弄的到处都是
搞不好它的身体都完全烂得没法要了
这太可怕了
如果给我一把枪
我一定会把一切搞砸掉

美丽的肾

哦，我美丽的肾
刚才颤抖一下。

潘九达，对你没用的东西，对我也没用

刚才
你给了我一点
扔了。
现在还想扔。

献给乌青

这首诗献给乌青
有的时候，我突然
想起了你

想到你 就勃起

你不知道亭亭玉立的反面
是我在黑夜里
多少次
默默
垂
直

一幢梦幻楼房的触发条件

阳光下的梦幻楼房
它的内部阳光灿烂
凄风阴雨中 的梦幻楼房
它的内部
也是凄风阴雨中

给李一疼

李一疼快递过来的
是一封写了正反两面的信
一面她喝醉了
另一面在早晨
布满油渍的餐桌上
另外，还有她亲手做的
一只小马挂件
很怪异
她说像脏手指
我想起了兰波
啊，那么——
我送她这首诗

明日歌

嘿，你好，明天太阳
不一定会升起来的
也不一定会下雨
或者哪怕是大雨将歇的
一点点迹象
也不会有的
明天生活不会好的
明天你依然没钱、甚至明天
你可能就死了
所以，还期待什么呢
今天终将消亡——
而明天
必将来临

今天是人少的一天

教室里
今天人很少

虽然很少
但还是很吵
今天不是完美的一天
但今天是人少的一天

黄金键盘

一个男人领我走进那间密室，走到密室正中间的桌子那里。我的身高正好跟桌子一样高。男人蹲下来，扶着我的肩轻声说了些什么，我没听见。那时我已经完全被电脑里的内容吸引了，双眼死死地盯着那片闪烁中的蓝光。然后这个，他说，用手指着那个黄金键盘，这就是他们创造伟大作品所使用的工具，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打出所有的词语和句子。这时我才看见这个自我进门起就在散发着金光的东西。看这个键，这就是诗歌的关键。我朝他的指示看去，那是一个形状奇怪的按键，上面有一个拐弯的箭头。啊，它的名字叫回车键。我被这个键打动了，此后不管他介绍什么，让我看向哪里，我都只是死死的盯着那里，那个键。好了，他拍拍我的肩膀，突然变得冷漠起来，要领我出去。我什么也没有留下，没有记住任何东西，但我偷走了那个键，黄金之城电脑键盘上面的回车键，并在我此后的岁月里不断凭空练习和想象。那是我 11 岁时的事情，现在记忆已经有点模糊了。

不想给诗起题目了，虽然很简单也很随便，但就像这首诗，我不知道叫什么，这些诗都不知道叫什么

真羡慕他啊
坐在门边的同学
每天开关教室门
那么多次

我在这里
感受到了巨大的静
于是我用同样的方式
向它表达了我的静

我们沐浴在阳光下无来由
但现在
我们心甘情愿 沐浴阳光下

我发现我的臀
还挺翘的诶
虽然也不知道翘臀
到底是什么样的

不过他们都说
我的臀，很翘

吃饭
吃饭吃饭
咀嚼咀嚼咀嚼
吃完饭。
食堂的饭虽然难吃
但还是要吃
好吧，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吃

无名诗的存在
也许很远
真的很远啊
等待它们来

他走去母亲的房间
裤子里有一个屁
他们拥抱，互道晚安
母亲在被子里
一个屁在他的 裤子里
那是刚放的一个屁
温暖，干燥，臭味还没有完全消散

那个房顶上就有一个人
他把一根绳子
垂下来了嘛
来回走动
还跟楼下上来的那个人
时不时 聊点什么
然后又各干各的
总之那根绳子
就一直垂在那里
后来也一直垂在
我的记忆中
我知道的，反正那个人
他最后
也没从那根绳子上
爬下来过
也不知道他把绳子

垂在那里做什么

一整个上午
我感到
诗从中来

那个跟我
共享过屁声
的人。他走了
离开时还那么狠心的
关了隔间门

我看见教室里
每个人都拿着一支笔，黑笔——
能写下黑色字迹的 流畅的
黑笔啊——可他们好像并不知道
拿它来做什么
当我们 坐在一起的时候
试图填满那张纸
他们写下了什么
他们从不怀疑

现在有模仿别人的
强烈的
兴趣
因为不知道自己
还能
做什么

怎么
这么累？

他拿着伟大的手纸
环顾四周
轻轻地
擤了一下鼻涕。

经过一辆蓝色自行车

盯着它看了一会儿
我是近视眼
我看不清楚
但我知道它是
蓝色自行车

每个人的身边都有某种场域
我叫它自我场
在自我场内
一切皆有可能
而如果，有人被注意到
被纳入自我场的
观察者范围
那么自我场就会消失
比如我熟练的投掷技巧
在刚才
连把纸团扔进垃圾桶都做不到

他看着我
想起他的从前 一头
秀发
也站不稳当
在电梯上
摇啊
晃啊

你的童年在骑自行车
在一片 又一片
阳光和阴影之间
穿梭着

看到这条信息
我知道它说的什么内容
就安心了
但它说了什么
还有时光
都一去不返

人类的所有信息

都放在
这只手机上
如果没有它
我会变成什么
我变成了
人类

非常努力的
笑到最大程度的
假笑
放松后的
那种空

看着黑板
写了擦，擦了写
看着黑板擦
再也擦不干净
黑板上的字
看看老师们
看看同学们

我们走过路灯
从路灯发射的
那么多条光线下
经过
我们竟然感受不到光线变换的闪烁
我们看到的路灯的
印象
竟然那么连续
使得路灯的光照在
我们身上
我们就越发渺小

对面窗户里
擦窗户的人
你看下我吧
看下我吧
看下我吧
看下我吧
看下我吧

终于，看了我一眼

写一句话要多长时间

现在看表，记一下

写这句话用了

差不多 十秒。

（中间我还抬头看了一次表
分了一次行）

嘿，我在想

不管那件事结果如何

不管它是决定我们幸福

还是说我们这一生 就这么完了

这样的想法

都太不公平了

也许当诗歌走上正轨

我的生活也会走上正轨

谁把它摆正了

我又把它推回去

它本来就这样

上面厚厚一层灰

竟然跟他建立起这种联系：

每天他睡下后

我才能够睡下

只是因为他的那盏灯。

他递给我

说，买书的钱

刚才看他找了半天

我还以为

那是一块糖

我骂你

但是我不讨厌你

我讨厌你的时候

是骂在心里

但不说出来
现在，我装不下那些东西了
愿你也找到
自己内心的平静

由近及远：
人
水
远山
由远及近再看一遍：
远山
湖水
人
窗户（第一次
忽略了窗户。）

我想复述一遍孔子的话：
你是什么就是你做什么
而不是你做什么使你成为了什么

想起铁之
他说老二
是一个可爱的名字
他儿子
以后就叫
铁老二
哈哈...

窗外鸟在叫
我听到窗外鸟在叫
我知道 窗外鸟
在叫
我知道坐在我前面的人
他也听到了
鸟在叫
但他知道鸟在叫吗
至少声音传递了
我想，至少声音
是传递了的

A mei B
B mei mei ni hong
A bei bei B mei ni hong
ong ma ni bei mei hong
ong ma ni bei mei hong

姑娘如果我
走到半道
呕吐不能自己
你会不会看到难受的我
走过来
拍拍我的背

请相信你很帅
请相信你会遇到爱情
请相信你终将失去爱情
请相信你会为爱情而死
请相信你很帅
请相信你会孤独终老
请相信你其实是帅死的

今天怎么过得这么慢
可能是因为我的脑海里
太多
空想

我是一个空想家
今天终于开始我的工作

沙尘以后是什么天气
浮尘 4 级
霾 6 级
看见的是雾蒙蒙
雾蒙蒙 吃了好多土
沙尘以后依然是坏天气

每到周六
我都会陷入

山穷水尽
强烈需要
洗一个澡，换一身
干净的衣服
还有
我的袜子、那么臭了
我也懒得去洗
有时候拿起来闻一闻
它的气味
就是我已 山穷水尽

我去了你们那里
没有见到人
虽然你们没说你们在
但你们也没说你们不在

一直在想
我昨天
吃了什么
反复想不起来
上厕所的时候
突然
想起来了
并发出了
很大的一声
“啊”